

他毕生致力于考古访古，收藏的栾书缶、越王剑等一级文物聚首深圳

与古为徒，感悟容庚的学问新路

镇馆之宝

南宋·陈容《墨龙图轴》 (广东省博物馆藏)

文字整理/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
通讯员 黄苏哲
图/广东省博物馆提供

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的“南宋陈容墨龙图轴”，纵201.5厘米，横130.5厘米，为陈容的代表作，1958年由广东省文管会移交广东省博物馆。

陈容，生卒不详，字古潜，号所翁，擅书画，长于松、竹、虎、鹤，尤精画龙，水墨纵横，气势豪壮，为中国写意龙画第一人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研究员朱万章在《陈容画龙研究》中提到：“陈容的画龙，在画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，后少来者，开创了水墨画龙的先河。”

此画无年款，署名“所翁作”。作品绢本墨笔，以水墨大写意表现独龙于云雾中腾驾，气势非凡。画中笔随形写，墨由浓淡，浓淡结合，局部见细节，整体见气神。作者运笔控墨得心应手，恰到好处，将龙之精神面貌表现无遗。

该画右下陈容自题三字诗一首：“扶河汉，触华嵩。普威施，收成功。骑元气，游太空。”铃印三方：“所翁”朱方印、“雷电室”朱圆印、“九渊之珍”朱白相间印。

已故的著名书画鉴定家、书法家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苏庚春评价该画时说：“题诗可谓画意的题解，画家绘龙，是要表现龙叱咤风云、势震山河的雄壮意气，赞美龙布雨九土、施恩于民的德泽，以此来比喻大丈夫的事业。”



栾书缶



蟠螭纹鼎



仲夷父簋器盖



陈寅恪致容庚尺牍

耕作、梅原末治等，也是当时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量级人物。“撰述成就”单元通过容庚撰述手稿、编纂的图录等，展示了容庚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以及当时的学术风气。

栾书缶越王剑聚首深圳

“燕都访古”单元以容庚收藏的青铜器为线索，介绍了容庚在北京的经历，更以此为视角展现金石学在晚近中国的发展与影响。

清代中期以来，金石风气在朝野上下愈加兴盛，金石学的影响不仅超出考证补史的考证学领域，对书法书风和视觉艺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容庚才得以快速融入北平学术圈的核心，以金石、古文字、古器物研究为媒介，依托现代新式研究机构，如大学、学报、博物馆等建制，推动金石学向前发展。

深圳博物馆策展人李飞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了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。本次展览展品来自深圳博物馆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、广东省博物馆、广州博物馆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、广州艺术博物院、东莞莞城美术馆等单位，共207件文物，其中一级文物8件，如栾书缶、越王剑、易鼎、仲夷父簋等，二级文物14件，如齐史疑册、子系爵等。此外，还有清代陈介祺藏青铜钟全形拓、黄士陵篆书《桃花源记》、吴大澂篆书《陋室铭》《爱莲说》等，不仅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，也有很强的观赏性和金石趣味。

栾书缶相传出于河南辉县，1944年6月，容庚以1.5万元从北平古董商倪玉书处购得，自言“在余可谓豪举，然此缶错金字四十，古今所未有，一旦得之，亦足傲一

切矣”。容庚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一书将该器定名为栾书缶，认为铭文中的栾书即文献记载的晋国栾武子。由于对铭文释读的不同认识，又有学者认为作器者应为栾书之孙栾盈，该器为其流亡楚国时所作，时代可推定为鲁襄公二十二年（前551年）春正月初一。该器朴素大方，匀称精美，错金铭文兼具极高的历史价值与科技、艺术价值，堪称珍品。1956年容庚将栾书缶捐赠广州市博物馆，1959年调拨至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越王剑为容庚1931年秋购于北平式古斋。剑格正反两面共铸有鸟虫书体铭文八字，这柄越王剑上的“戊(越)王”就是用鸟首装饰，属于鸟书一类。鸟虫书，亦称“鸟虫篆”，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美术字体，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、越、楚、蔡、徐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，它将字体结构中的部分笔画用鸟首或虫首装饰。

为传统学问开辟新路

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，一面承袭了清代乾嘉学术的余荫，一面因西潮涌入形成百家争鸣、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，成为中国史上又一个学术旺盛期。在这段历史激流中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知识观念都面临着更新与挑战。传统金石学也面临这样的局面。

梁启超称“金石学之在清代，又俨然成一科学也”，被赋予“证经补史”之任的金石学，在经学逐渐

消亡最终退出教育体制后，又该何去何从，成为当时众多优秀学者的探索方向，容庚即是其中之一。

从金石篆刻入门，以青铜器、古文字为研究中心，容庚依托他服务的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古物陈列所、故宫博物院等机构，改变了传统金石收藏中对藏品秘不示众或只在小圈子内流通的做法，而采用学术期刊、学会、出版社、编辑部等现代学术机构，不断进行金石学学术资源方面的整合，再将其公布于众，从而不断扩大金石学的影响，推动金石学向前发展。他不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，更是在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期的一位为传统学问开辟新路的探索者。

本次展览还通过历史照片和信札、书法等资料，介绍了容庚的学术交往，和他往来的学者群体。容庚和学者们的交流方式，除了公开的学会活动和期刊论文外，亦采用传统的私人信札，在其中交流各类信息，表达深层次的看法。和他交往的学者群体，如罗振玉、王国维、李济、陈寅恪、傅斯年、陈垣、郭沫若等，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文学科领域的最高水平。和容庚有过交往的外国学者，如英国叶慈、日本滨田

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，为纪念中国著名的金石学大家容庚先生，7月16日“与古为徒：容庚的学术与时代”在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第1、2、4号展厅展出。展览联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、广东省博物馆、广州博物院和莞城美术馆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、容庚先生家属的支持下推出。

容庚，字希白，号颂斋，广东东莞人，是著名古文字学家、收藏家、金石学者。他生于东莞，壮年游历北京，毕生致力于考古、研究古文字，收藏古器物，并和中国新兴的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融为一体。展览从“家世传承”“燕都访古”“学术交融”“撰述成就”展现容庚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成就。

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/主办方提供



吴大澂《爱莲说》

记者手记

怎样当一位合格的收藏家？

社会不断发展，收藏之风蔚然。容庚先生的收藏启于家学，兴于研究。先生对收藏之认识、理解与实践对今人仍有裨益。

容庚先生并非富豪，其收藏何以继？这得益于容庚先生有独特路径的购藏思路：人弃我取。据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回忆，容先生的收藏不

强调时髦的画家，而是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作品，特别是注意地方文献的积累。

容庚先生收藏视野不限于历代名家和乡邦文物，对于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和优秀书画家之作也甚为关注，在其收藏中，这类作品为数不少。他喜欢结交艺术家、收藏家，三五知己常

常雅集聚会，品评书画。在他所藏的很多书画中，都留下了当代著名鉴赏家、书画家的题诗、题跋，或抒发鉴赏心得，或叙述流传经历，或品评艺术风格，成为研究美术史和鉴赏史极为难得的文献史料。而在容庚先生所结交的艺术家中，不少人日后成为了艺坛名家，他们当年赠送的墨宝不

仅见证了自己与容庚先生的深厚友谊，亦是其早年难得的艺术珍品。

更为值得注意的是，容庚先生的收藏标准深具学者眼光，绝不停留于文物、艺术品的欣赏价值。在本次展览中所展出的吴大澂书法，既是吴大澂的古雅清穆篆文书风之体现，更是其研习篆书、青铜器铭文和其他类

型的出土文字拓片的学术综合呈现。

中山大学教授陈永正认为，容庚先生的藏品既有文物价值又有文献价值，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有学术研究价值。“这样的收藏才是真正的收藏，这也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典范，让我们知道怎样当一位合格的收藏家。”（朱绍杰）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奋斗创造历史 实干成就未来

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